书间道
Book Review

寻找逝去的家园

书海出版社 2010年12月
王开岭 著

翻开王开岭的《古典之殇》，一股糅合着古典理想主义气质的忧患意识扑面而来。据王开岭本人解释，他之所以为这部新著加上一个副标题 “纪念原配的世界”，原是为了表达与原配世界的离别之意。而所谓“原配的世界”，即世界本来的样子、生活本来的样子。在王开岭眼中，告别那个天光明澈、风物灿烂的原配世界，告别那些已然消逝或者行将消逝的美丽乡土和美好风物，我们今天所处身的，正是这样一个告别的年代。

王开岭自称是一位喜欢给生活做减法的人，他是一位理想者和浪漫者，内心始终洋溢着一些和信仰有关的热量，并因为“常把别人的苦难当自己的，把共同体的沉重当自己的，所以心情不好。”在现实生活中心情不好的王开岭，只能在古人中寻找自己的知己，在大自然的野性中寻找心灵的慰藉。他喜欢去古代的熟人——诸如陶渊明、张志和、苏东坡、张岱等人的家里串门，他与这些古人惺惺相惜，既不关乎才华和成就，更不关乎道德与名声，而只是因为彼此之间情趣相近、心性相契。他怀念不嫌“慢”的时代，留恋手工抒情的时代。天上的星星，地上的流萤，喃语绕梁的燕子，鼓翼而鸣的蟋蟀，都是他个人生活中的腻友。他喜欢市井间红红火火、大俗大雅的热闹，城市角落里的一副门墩与一副春联，一棵槐树和一窝喜鹊，一丛墙头草或一只流浪猫，都能让他长时间地沉迷其中，并时常带给他一份意外的惊喜。

然而，伤逝毕竟还是提前降临了！几乎就在一夜之间，那些与古典诗词相对应的美丽风景，那些象征着古典意境的精神现场，均已在人间蒸发，荡然无存。人类也仿佛在一夜之间陷入了机械统治的年代，不再有湛蓝的天宇、明澈的星空；不再有寥廓的荒野、原始的野性。人们失去了家园，失去了故乡，生活在刻板、单一的物理空间之中。“有异性，无异质。有肉身之异体，无精神之异志。”他们面对着万象一景、缺乏细节的城市，无论是情愿，还是勉强；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人人都被这个时代裹挟着，身不由己，随波逐流。没有人能够摆脱名利的困扰、物欲的诱惑；没有人愿意停下来，认真地思考一下，自己究竟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整个世界似乎变成了一个日夜更新、喧嚣纷扰的建筑工地。“每个故乡都在沦陷，每个故乡都因整容而毁容”——假“发展”与“进步”之名，现代人正在用自己过度膨胀的欲望，将延续数千年之久的传统与习俗弃之如敝履，将那些古老的生活契约撕得粉碎。

面对这样的现实，王开岭在忧心与无奈之余，亦忍不住反复追问，这究竟是一个好的时代？还是一个坏的时代？如果说这是一个坏的时代，毋庸置疑，我们的物质生活水平，的确比过去任何一个时代都有了明显的提高。如果说这是一个好的时代，一个有目共睹的事实是，大气污染，冰川消融，生物的多样性锐减；人类则手舞足蹈、狂妄僭越，将自己高高地凌驾于万物之上。针对于人类全体而言，当整个世界只剩下人类自身，人又算得上是什么呢？针对于个体生命而言，一个时代若没有足够的精神空间和生活余裕，当大家都在为金钱、权力和欲望而疲于奔命时，这会是一个好的时代吗？

事实上，处身在这样一个时代，任何一位智者都不可能无动于衷。因为风物的夭折与诗意的减损，于极端务实和糙鲁之心，的确不算什么，但对于丰富敏感、师从物性的心灵就迥然不同了。应该说王开岭的悲观正是一位智者的悲观，他虽然拥有足够强大的心灵，但面对大自然的不可逆转与不可再生的损失，面对世间众多美学信息与精神资源的流逝，他既不能视若无睹，也无法保持缄默。他只能如鲠在喉、不吐不快。而他的富有哲理、充满诗意的文字，在警醒世人的同时，也让那些因习以为常而变得格外冷漠与迟钝的心灵，重新开始思考，重新回归感动。

王淼

悦读
Happy Reading

罗马升官图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0年11月
[英]罗伯特·哈里斯 著

中国古代有一种名叫 “升官图”的传统游戏，玩家在这个类似“大富翁”的游戏中，以棋子和陀螺为工具，从白丁起步，或加官晋爵、位极人臣，或官场失意，不进反退。游戏折射人生，但凡踏足政治圈之人，当然都想年年升官，直抵那权力之路的最高峰。“荣耀之路”，便是古罗马政治家们的“升官之路”。

英国小说家罗伯特·哈里斯的“西塞罗三部曲”之一的《最高权力》，讲的便是西塞罗从罗马公民成为罗马执政官的这段“荣耀之路”。深谙当代政坛风云的哈里斯写起距今两千多年的陈年往事，书中的人物与事件却仿佛活灵活现地出现在读者眼前，就算我们对历史上的相关记载早已了然于胸，可看到紧张之处，还是为西塞罗捏了一把冷汗。

西塞罗虽然出身于小康之家，但家族的财富并不足以让西塞罗获得竞选元老院议员的资格。到哪儿去找一百万塞斯特斯的财富？幸亏西塞罗是个出了名的青年才子，自然可以找到贵族富豪之家的闺女。正如中国古代进京赶考的穷秀才，假若金榜及第，说亲者必然是踏破门槛。在与出身贵族之家的特伦提娅结婚后，西塞罗拥有了一大笔财产，适时地当上了元老院议员，踏上了荣耀之路的起点。此后，在依次当过西西里行省财政官、罗马市政官、裁判官之后，他就可以登上罗马共和国最高权力宝座——罗马执政官。

这条 “荣耀之路” 说来容易，可西塞罗是平民出身，家族中此前并无人就任过元老院议员，更别提罗马执政官了。但西塞罗以其无法磨平的决心、机智灵活的手段、过人一筹的演讲本领，成功地在平民担任执政官的最低限制年龄——四十二岁——那年成功地来到了 “荣耀之路”的最高点。

历史小说并不容易写。要么史料稀少，需要作家以想象填补空白，一不小心，便变成了戏说历史；要么受到琐碎史料的羁绊，变成支离破碎的历史考古。罗伯特·哈里斯对于历史材料的运用游刃有余，有张有弛，凸显小说家的高手风范。他笔下的政治家西塞罗，人生目标便是“留名于青史”，他为民伸冤做主，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博取名声。罗马贵族政治家可以拿家族先烈的事迹来夸耀；富豪们则以举办精彩迭出的娱乐活动来获得人民支持；西塞罗只有一张利嘴，所以只能靠为人辩护或诉讼来赢得民心。

小说里，西塞罗成功地扳倒了鱼肉百姓、坏事做尽的前西西里行省总督维莱斯，此后却为遭到类似控诉的高卢总督冯特伊乌斯辩护。西塞罗为其辩护，主要是出自政治原因：他不能让罗马公民认为自己把外国人的利益置于本国人的利益之上。然而，罗伯特·哈里斯笔下的西塞罗并不仅仅是这么一个万事皆从政治上考量的市侩人物。比如，他先是答应、后又拒绝为非洲总督卡提利纳辩护，虽然他明知此举将为自己树立一个政治强敌，也不肯违背自己的良心。以西塞罗的判断来看，高卢总督只是腐化堕落，并未伤害人命，而另外两位总督则不然。换作如今的术语来说，高卢总督只涉及经济犯罪，而另外两位都有刑事犯罪。

在《最高权力》的最后，西塞罗为了当选罗马执政官，与贵族派进行了秘密的协商，贵族们的支持必然是有代价的。平民出身的西塞罗将在维护罗马共和、顾及自己的良心和接受政治现实之间做出怎样的决定？这便是合上书页时，心中最大的疑问。

无机客

谁来安慰这棵孤独的树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0年11月
郁文 著

诗人郁雯的长篇小说《每一棵树都很孤独》带给我的阅读感受是震撼的。开卷之初至合页，十几小时的阅读历程，一点一滴地积攒着平素内心深处各个角落里被忽略的孤独，终于汇聚成一股寒流，弥漫在整个世界，我“像孤单的鸟，在风中踯躅”（书中语）。

郁雯的这个故事看似很简单：少女海棠自杀了，留下了一张谜一样的纸条，主人公灵香——海棠的女友出走了，走上了解谜之途。在经历了一系列看似时而诡谲、时而荒唐、时而真实的人和事之后，谜底呈现在人们面前。

与其说主人公灵香的出走，是努力的一次解谜之旅，毋宁说是主人公的一次寂寞空前的“身体与灵魂的漫游”。少女海棠之死其实与灵香毫无关系，但她留下的那张含意隐晦的遗言，使灵香受到了来自死者父母和市语的空前责难，她无法自证清白，她能选择的只有逃避周遭的一切，可以想见，孤立无援的她唯一拥有的就是孤独。耐人寻味的，她是带着整个世界的孤独来到了另一个孤独世界。这个孤独世界里早有一位孤独者在静静地等着她的到来，这个人就是彩虹姨妈。在这里，其实彩虹姨妈就是灵香的一个镜像，或者说，灵香是彩虹姨妈的前世，或者说，彩虹姨妈就是灵香的来生。这两个人物的设置，就是作者心灵幽谷的一声寂寞的空响，回音永远是孤独。

郁雯在小说中没有过多纠缠人物的形象，没有絮叨人物的言行。但是无论是春寒、黑马王子还是无名人等等一干人物都清晰无比地呈现出来，他们中有孤独的陪护者、有孤独的创造者，也有孤独的窃取者，构成一组非常个性化的群像。

郁雯的诗化语言空灵、多变而又诡异莫测。有人说，诗者的倾诉语言往往令人感到艰涩难懂，有时甚至是一种语感的折磨，但郁雯的小说语言诗化而不艰涩，在于我，单就阅读来说，是一次酣畅淋漓的审美历程，就像在阅读一幅华美的泼彩，但里边，充溢着细腻而出色的勾勒，又是一幅精致的工笔。

小说里出现很多出人意料的认识，对各类爱情的刻画非常精妙。每个人物在郁雯的笔下流动得真实自然，就像他们一个个栩栩如生地活着，呼吸着，感应着情节的变化。也就是命运的变化。更让人难以置信的是小说的结构设置，似乎不是连贯的，看完后才恍然大悟，其实那些看似无关的片断，都有存在的理由与意义。虽然起先有点纳闷，但看着也觉得有转换的新奇和深意。

小说是通过两条线来铺陈的，层层探进渐次深入。一条线是现实的表现手法，另一条线是魔幻的表现手法，两条线相互支撑烘托，竟然融合得恰当又巧妙，没有落下丝毫破绽。只觉得天马行空无拘无束，以实补虚，以虚辅实，虚实的两条脉络达到了平衡，又是有规矩方圆的。

郁雯为我们献上了一份非常纯净的孤独。这个喧闹的世界中，其实需要真正的孤独，孤独的内心世界都是丰富饱满的，像灵香、像海棠、像彩虹姨妈……

正如郁雯诠释孤独：每一棵树都很孤独，即使地下的根须暗自交错缠绵。我想问，那最终只剩下孤独了吗？不，孤独是安宁的力量，孤独是一面浓缩生活的镜子，折射出人生百态。郁雯的小说里每个人物的命运，让我唏嘘不已，也让我充满悲悯的情怀。

纪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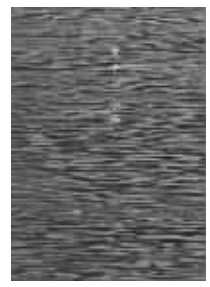
新书推荐
New Books

《享乐主义手册》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1年1月
[美]迈克尔·弗洛克 著

离开工作，爬上吊床。工作的时间越少，生命的收获越多。反对有组织的生活，拥抱古希腊的智慧，正是他们，给了我们一个词语——享乐主义。让你身体内那个享乐主义者跳出来，让愿望成为你的向导。

《记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年1月
董桥 著

董桥写自己所藏的宝贝，这些有生命、有故事在里头的文人宝贝：如梁启超的遗墨，王世襄的玉钗葫芦，张充和的书画，林青霞的新书……从故事里走出来的，是清玩，更是人物，淡淡地栖身古雅的人物。他的散文是日常的叙事，平淡、平常、平实，清新可读。

《顽主之后》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年1月
于睿 吴懿 著

老一代顽主重点在于 “顽”，如何“顽”得精彩，是否“顽”的就是心跳；新一代顽主的核心价值却是“顽主”的“主”字，那便是主宰一切，主宰自我、自由与爱的权利，吹一个烟圈就要它笼罩世界，哼一支小曲儿就想要它取代一切……

《阿嬷，我回来了》

接力出版社 2011年1月
陈升 著

台湾歌者陈升最新创作的散文小品集，以二十一种乡村特有的花卉起兴，记录下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台湾乡间的风情画卷。陈升以饱含赤子之心的妙笔，用兼具真实性与想象力的童年故事，将大家带回了那个岁月悠然，充满纯真淳朴乐趣的美好年代。